

現代與後現代的對話

——北醫校園建築史

這一群完完整整陪伴北醫成長的建築，依舊驕傲的懷著他們特有的時代深意，在北醫校園中繼續其神聖使命，孕育出富含北醫傳統精神及國際前瞻性的醫藥人員。

縱觀北醫的建校歷史，一切物資從無到有，筆路藍縷的開創，隨著時間的蔓延，至今已歷經了四十餘個寒暑。

四十年前，台北醫學院的歷史開始在台北市東區一片蔓蔓荒草中紮根，校園內的建物，已經從早期幾間不顯眼的鋁皮屋，準備蛻變為即將懷抱著所有北醫人宏偉願望的新建醫學綜合大樓，北醫就在這樣的時代更迭中成長。象徵著發展與建設的北醫校園建築，暗自地用一磚一瓦堆砌出歷史推演的軌跡，建築的型式與規模似乎因為承載著長久歷史的巨大潮流而一直在變動之中，變得新穎，變得高大，然而在一片追隨時代的腳步當中，仍然保存有相當的古樸風味，獨具北醫歷史價值以及當代藝術代表的便是由現在的形態



▲當年的藥學大樓

創業維艱的建校初始

台北醫學院第一屆的新生於1960年8月1日正式開學，校方隨之緊鑼密鼓的籌辦興築校舍的計畫，很快的，於同年10月12日，三間鋁皮的普通教室（註一）即行開工，這三間鋁皮教室旋即加入了孕育北醫學子的行列，成了學校最早的建築物；緊接著，校方又在隔年12月完成了樓高三層的藥學大樓及共同大樓（註二）各一棟，校園裡的建築建設方興未艾。但僅僅擁有三棟教室的北醫顯然未達成熟的氣候，雖然建商表示鋁皮屋能夠使用二十年，但終究也只能算是一種過渡的建物，北醫需要學習環境更完善，更能代表北醫新氣象的建築，為此，學校便在整個建校計畫中，邀請台灣本土培養出的第一代知名建築師——吳明修先生，著手描繪出符合現代化，設施完備的醫學學府，在經過數次縝密的籌備規劃之後，北醫茁壯的願景就要實現。



▲創校初期的鋁皮屋

學大樓、二字頭教室和第二實驗大樓所構成的建築群體，這是北醫在建校五年內即告完工的建築群，陪伴過每一個在此渡過許多歲月的早期北醫學生們的大學路程。



填土

成長的第一步——形態學大樓

形態學大樓的興建，是這項建設計畫的第一步，於1962年春季著手動土，僅僅幾個月的時間，便於同年9月20日以迎接第三屆新生入學的方式，開始了它對醫學教育的貢獻。這座兩層樓的鋼筋水泥建築，耗費一百餘萬元，提供規模巨大的病理、組織、解剖學的教學場所，尤其內部設備的現代化程度，皆為當時台灣各醫學學府間最大最完善的形態學大樓，剛啓用的當時，對全校師生的學習與研究實為一大鼓舞。這座代表北醫開始起飛的建築，在外型上充分表現出二十世紀的整體時代觀感，同時又夾雜著傳統中國建築的精神與趣味，給人一種明朗、儉樸、又擁有濃烈學術氣息的感覺，這種淡雅的氛圍，讓學生一旦置身其中，便能融入莊嚴的學術殿堂，融入對生命對人類的尊重。由於形態學大樓的位置原本是一汪水塘，土質較為鬆軟，相較於普通的土壤，有礙於房舍的建



▲未裝修前的實驗大樓



▲當年的二字頭教室

構，因此，形態學大樓在設計當初便本著結構力學上的原則，以學理的根據，克服原有土壤不良的耐力，在上體的部份盡量的輕而且符合合理的力學分布，以達成兼顧穩定還有經濟目的；另外，形態學大樓設計上最大的特點是環繞曲折的迴廊，此種東方民族慣用的建築方式，美妙而優雅地避開了陽光直接的曝曬，另一方面，如此設計的開放空間，充分地提供了室內良好的通風及採光，以便提供高品質的學習環境。

新藍圖的前瞻——教學大樓

1963年的春天，學校以原先的建校計畫為骨幹，在經過了數次修改設計的實行方案之後，有了突破性及其決定性的發展，學校將原先規畫的兵營式連排建築，改以合院式的計畫取代。這個重大決策使得原本停頓很久的B棟大樓，配合修正後的校園建設新計畫，由工務組重新設計，承襲原有的基礎再度著手興建，北醫的發展也再度活絡起來。新的計畫是興建地上三層之鋼筋混凝土的現代化教學大樓，也就是現今北醫人口中津津樂道的二字頭教室。

教學大樓於1963年12月20日竣工，一共擁有十四間大型階梯教室，全數裝備有視聽教育設備，以當時的宏偉程度，是從前北醫的主要門廳，行人一由正對大樓中心的花園大道走來，視線即被集中於整座恢弘的教學大樓外觀，待行至穿堂附近時，豁然透過完全開放的空間而透視到內庭以及實驗大樓群，這樣的視覺變幻，會帶給人一種開闊的空間滿足感，以建築的格局表現出北醫開闊的大氣。

教學大樓的建築風格受到歐洲藝術大師柯比意及日本粗獷主義（rudism）的影響，水泥部分大多不予粉刷，外觀強調粗糙的質感，結構則以中國式建築的樑頭表達木結構的趣味，因為結構做的很好，入口處故意表現出輕快的懸挑，整個遮陽板都是混凝土，不貼馬賽克予以修飾，保持著自然的風味。與今日台



▲剛種下的楓香



▲移樹



▲現在的楓林大道

灣建築那種極盡亮麗奢華，充滿不銹鋼板及玻璃帷幕的建築手法相較起來，回頭品味起 60 年代這類型式的建物，會覺得蠻樸實的，在講究浮華的現代實為一股清流，這樣的建築意識，似乎也默默的契合了北醫「誠樸」的校訓。

夢想的里程碑——第二實驗大樓

為健全各科系所需的實驗設備，早在 1962 年間，學校即已決定籌建生理、藥理、細菌、寄生蟲、生化、有機化學等學科的實驗綜合大樓，並於該年由工務組的人員花費四個多月的時間，藉由參觀各醫學院的現有實驗設備，以討論研究各校設備的長短，並於最後做成定名為「第二實驗大樓」的初步草案——內容是一個一字型的三層大樓，期望能與 1962 年間已完成的形態學大樓，相輔相成，建立一個完善的基礎醫學研究中心。

第二實驗大樓在 1965 年 4 月 8 日全部竣工，由兩棟主建築物和一附屬建築物所構成，一如今日所見，主建築物居左是正方形的學生實驗大樓，居右是矩形的實驗準備室及教師的研究室，中間則有包括樓梯、原本計畫安裝的升降機以及水塔等設備的五層高樓，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實驗大樓和教學大樓及形態學大樓皆有走廊相通，有效的連結起其他兩棟當時十分現代化的建築，形成一串綿延的大樓群體，在儉樸的 60 年代，蔚為壯觀。

這棟外表頗具特色的建築和教學大樓一樣，也是台灣粗獷主義的經典作品，整棟建築外表的顏色以黑白或灰為主，給人的感覺雖然單調卻覺得十分紮實。由於當時的流行趨勢是模板本身要釘得很漂亮，模板移走，還能看得出模板留在水泥上木結構的痕跡，因此在實驗大樓各個角落，我們都不難發現刻畫有縱橫交錯的木板痕跡，這種充滿趣味的表現，深深受到日本風格的影響。和形態學大樓一樣，第二實驗大樓擁有層疊圍繞著的迴廊，優雅而富含深趣，實質上又有便利交通，遮陽的功效，這一群建築，兼顧實用及美

觀的特性，實為藝術設計的最佳體現。

吳明修建築師的期待

在北醫校訊第一期《1962 年 6 月 1 日發行》中，整座建築計畫的醞釀者吳明修先生曾對北醫的建設發表過以下的談話：

「去年的年末，當我第一次踏入了這片校園，以一個建築師參與建校計畫，我首先所感觸到的是在這片不算小的園地內，正蘊蓄著一股熱望和活力，上下一致的抱著崇高的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將本學院建設成最現代化，最完備的一所醫學學府。對於建築，大家也不約而同的企望著所有的校舍建築，將是一種充分反映出這一時代建築精神的產物。僅只這一觀點，以確實足使做一個建築師的我感到莫大的鼓舞和雀躍，也相信在這片園地上，矗立一所最理想最現代化的醫學院，將是指日可待的！」

相信吳明修先生對北醫成長飛翔的企盼，已藉著意念的灌輸，流竄在層層堆疊起北醫校園的磚瓦之間，而現今正在建設茁壯的北醫，無疑的，也將繼承著同樣的精神，繼續在時代的潮流中向前挺進。這一群完完整整陪伴北醫成長的建築，依舊驕傲的懷著他們特有的時代深意，在北醫校園中繼續其神聖使命，孕育出富含北醫傳統精神及國際前瞻性的醫藥人員。在北醫邁向新紀元的當下，需要憑藉的是過往經驗的傳承，在不斷的創新開拓之中，保有深厚的文化內涵能讓北醫的風範更為雋永綿延，這群「創校元勳」的建築，就像母鳥豐厚的羽翼一樣，守護著整座北醫，北醫將在此——飛揚。

註一：鋁皮普通教室使用了近四十年之久，直到 1999 年 10 月 23 日，配合醫學綜合大樓的前期工程，舊房舍被迫拆除走入歷史。

註二：共同大樓層改為宿舍，1993 年 8 月間因政府徵收公園用地及學校興建拇山學苑而拆除。